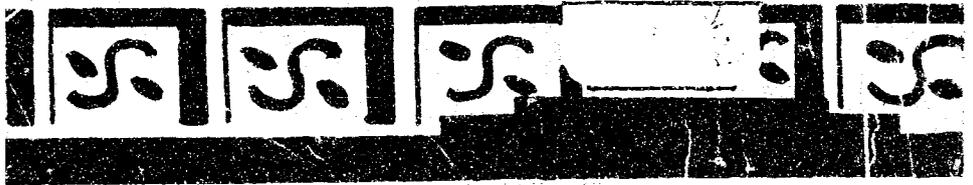


# 姊妹花

雷影小說



小電影  
小說

# 姊妹花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守漁田甜蜜生活  | 感滄桑蕭瑟家庭  |
| 第二回 | 思幼女回溯當初  | 中洋鎗禍起眼前  |
| 第三回 | 遭兵燹逃奔異鄉  | 充木工謀食都市  |
| 第四回 | 累兒女讖驗翁言  | 憂柴米誠恐夫病  |
| 第五回 | 販洋鎗趙大發跡  | 嫁督辦二寶高陞  |
| 第六回 | 怒督辦劍英撒嬌  | 詆處長趙大陸官  |
| 第七回 | 驗奶水大寶做乳娘 | 思妻子桃哥跌高屋 |
| 第八回 | 借工錢大寶受辱  | 搜金鎖小姐跌亡  |

第九回

抓兇犯收禁軍務處

寄黨書送藏桃哥家

第十回

軍務處夫婦巧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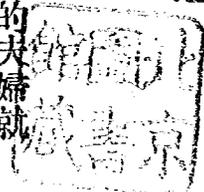
會客廳骨肉團聚

電影小說  
姊妹花

丹徒陳慕陶撰述

第一回 守漁田甜蜜生活 感滄桑蕭瑟家庭

在民國十三年間。徐州地方有一個鄉村。這村子上有一對很快樂的夫婦。就是桃哥和大寶。桃哥姓林。是大寶的丈夫。大寶姓趙。他兩個年紀都相仿。約在二十歲左右的模樣。但是桃哥比大寶長一歲。桃哥本名桃林。因為是五行缺木。所以取名都揀有木的取了。這也是從前人的一種迷信。但是桃哥本名桃林。又如何叫桃哥呢。這名字就是大寶把他叫出來的。因為桃林比大寶長一歲。所以大寶幼小之時就叫桃林為桃哥。他倆個很奇怪。自小即很契好。終日廝磨在一起。大寶總是跟在桃林後面。桃哥桃哥的叫。這樣時日一久。別人也跟著大寶的口氣。稱桃林為桃哥了。後來人家稱慣了。所以總是稱他桃哥不



稱桃林了。因此桃林的名字一變而改稱做桃哥。於此也可見習慣的魔力是很利害的。一成功習慣便不輕易能改。桃哥和大寶的家中在村子上。雖不是富裕人家。然而他們倆個相處和愛。倒是甜甜蜜蜜的過日子。這天大寶在早上。因為還不會到煮飯之時。就乘着一點功夫。到場上去洗衣服。她的母親也在他旁邊拿了淘米籬。在那喂一羣鴨子的食。大寶正把鉛筒裏的水倒在盆內。只見桃哥笑容可掬的跑得來。他趕近來就歡喜着叫道。大寶大寶。今天我捉了多少大魚回來了。大寶聽了自然也歡喜。問道。真的麼。桃哥道。誰騙你麼。桃哥又告訴大寶的母親。大寶的母親也很歡喜。桃哥就在簍內把魚捉出來與她們看。桃哥道。今天那幾隻洋船開了。魚又來了。所以我捉得許多魚。那洋船上的人都不是好人。不但害地方上的人。地方上的人。見了他們害怕。連河裏的魚。被他們鬧得也害怕了。所以洋船一開。魚又來了。而且來的都是大魚呢。

大寶的母親。歡喜極了。笑着說道。恭喜你從此交好運。現在洋船開跑了。以後你天天捉許多魚回來吧。桃哥把魚交給媽媽。（就是大寶的母親。）他媽拿了魚。很歡喜的到屋內去。大寶問桃哥道。你替我買的東西。買回來麼。桃哥笑道。什麼東西。大寶道。怎麼你忘了麼。你想想看。記得起麼。桃哥想了一會。似想起的樣子。說道。我忘記了。沒有買回來。大寶道。你的心多麼好呀。說過了。又要回到樹下去洗衣服。桃哥叫住她道。你慢點去。我騙你的東西買回來了。大寶聽桃哥這麼一說。就轉回身來向桃哥要東西。桃哥故意不給她。大寶一定向他。要。因為要不到。就自己到桃哥袋中去拿。桃哥揪住袋子。不給她拿。就一溜跑了。到門口樹下一座土堆上坐了。大寶也趕了來。在他旁邊蹲着。仍要到他袋內取東西。這時桃哥即自動在袋內。把買來的東西取出。交與大寶。大寶接過去打開來看。桃哥問道。大寶。你怎麼這樣要吃酸的東西。大寶笑道。你怎麼

不知道嗎。我告訴你吧。我現在有了。桃哥聽了。不懂她說的有了。是有什麼。卽問道。你有了什麼。大寶笑道。怎麼你真不懂嗎。隨近着桃哥耳邊低聲說道。我肚裏有了小孩子了。桃哥聞聽。喜得跳起來道。你有了小孩子麼。我去告訴你媽媽。他就跑去告訴大寶的母親。他歡喜着跳着的。向大寶的母親說道。媽媽你要抱外孫了。大寶肚裏有了小孩子了。大寶的母親自然也是歡喜。桃哥又去告訴他的爸爸林老。原來桃哥現在只有一個父親了。他的母親已早故世了。桃哥跑到父親那裏。只見父親一人坐在那裏。似在思想什麼。心思想的。桃哥到他桌面前。說道。爸爸。你老人家要抱孫了。大寶肚裏有小孩子了。桃哥總以爲他父親聽了要抱孫子。一定很歡喜的。誰知只見父親臉上一點沒有笑意。心裏就很奇怪。歇了一會兒。他父親才掉回頭來向桃哥道。你也是一個孩子。想不到現在也生孩子了。在這時候。大寶的母親和大寶也來了。大寶

的母親所以和了大寶到來。也是向親家報信。好叫親家歡喜。誰知走過來見親家一點沒有歡喜的意思。心裏也很奇怪。因為無論那個聽了抱孫子無有不喜的。現在林老老竟出於例外。所以大寶的母親心裏詫異。就是大寶心裏也很不明白。不知爸爸因了什麼聽了添孫子反憂愁起來了。她母女兩個心內雖這般想。但不能就向林老老詢問。桃哥就向父親問道。爸爸。你聽見抱孫子。怎麼反到憂愁起來了。林老老歎息道。我並非逾於人情之外。聽了抱孫子。而反不歡喜的。只因我們鄉村上現在是苦極了。連年受了兵匪之災的影響。民不聊生。這村上不講別樣了。連我在此設一個館都立不住腳了。幾年以來。一個學生都沒有。這個也下怪學生不來讀書。因為村子上有點力量到外邊去混食的。都到外邊混食去了。沒力量的。走不起的。連得飯也沒得吃。誰還來讀書麼。所以我想。現在的人。要生活。真是不容易啦。我們一家人。現在已是

困苦極了。若是再添了一兩個孩子下來。就更難生活了。我並不是不歡喜抱孫子。實在是替你想。你的肩膀上。不能再担負斤兩了。桃哥道。父親我有的是氣力。只要替人家多種幾畝田。多捉幾條魚就穀了。你看我這身氣力。還穀用呢。桃哥說着。即伸出很粗的手臂。及使出身上的氣力。來安慰他的父親。林老向大寶的母親道。光陰真容易過去。十多年的功夫。好像只一眨眼之間。記得大寶到我館中來讀書之時。那個時候她才七八歲。桃哥也和她相仿。現在大寶已這般大了。你把她養到這般大。也不容易。我把桃哥養到這般大。也不容易。但是那時的日子。比了現在還好得多。以後的日子。更不知怎樣生活呢。林老老談到這裏。不盡歎息。他們談了一陣話後。就大家走開了。著者在這裏要交代。究竟林老老爲着什麼意思。說出這番歎息的話來呢。這個是他感到日子的困苦。撫今思昔而來的。林老老因爲家境日困。所以日常憂愁。這也

難怪於他。人家說的。沒錢的人。向有錢的日子裏過。是快樂的。有錢的人。向沒錢的日子裏過。是悲苦的。這話。乃是經驗之言。是很不錯的。這林老老從前的家境還好。現在因受了時局的影響。日向困難中討生活。自然是難以受得。所以難怪他。要撫今思昔。日常在氣悶中過日子了。方才桃哥到來之時。他的腦中正在想着心思。想到桃哥他以前是多快活的過日子。現在是多勞苦啦。就是大寶母女兩個。他家那時雖已不甚好。但比了現在也要好得多。可見現今的日子。是真不容易啦。想人生在世。也有幸與不幸。桃哥和大寶生在這個時代做人。也爲大不幸了。他忖量到這裏。又把大寶從幼小之時到館中來讀書。以及到現今。他倆結成夫婦。過這清苦生活的事來。細細想了一遍。原來以前大寶的家。和桃哥的家住得很近。他倆既同在一個村上。又家住得很近。所以兩個自小即在一起玩皮。有時桃哥跟着大寶到大寶的家裏。有時大寶也跟

着桃哥到桃哥的家裏。這也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大寶雖是鄉下的女孩子却很愛讀書。她到了桃哥家裏。因看了許多學生在讀書。她也要跟了桃哥在一起讀。幾次的回家向母親講。要到桃哥家裏讀書。她母親總是不理會她。因此大寶心裏很不歡喜。但也沒法子想。大寶就常將這事向桃哥說。桃哥回家就向父母說。林老老很讚成這件事。但是心裏想她的母親因何不放她來讀書呢。有一天就把她的母親請過來。詢問這個緣故。大寶的母親趙氏說道。林先生我並非不讚成女兒讀書。只因我們家道甚寒。那裏有錢讀書呢。林老老道。這個到不要緊。你的大寶和我們桃哥是很契好的。現在我看在桃哥的分上。不取你們的學費。你讚成麼。大寶的母親自然無有不答應了。以後大寶就在桃哥家裏讀書。他們兩個就更接近了。大寶的母親也很感激林老老的意思。以後兩家。因為小孩子的關係。都很接近。後來大

寶的母親因爲自家沒有兒子。沒有依靠。又見桃哥很好。就將大寶給了桃哥做妻子。林家也因大寶個女孩子很好。就答應了。因此兩家隨結成親。現在兩個成親了已年餘。林老老獨自坐着。把這回事情。在胸中默默的想了一番。更不覺撫今追昔的憂愁起來。却恰正於這時。桃哥到來。所以只見他的父親憂愁滿面的。坐在那裏不知想什麼心思。因此林老老即說出一番歎息的話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思幼女回溯當初 中洋槍禍起眼前

話說桃哥到他父親面前時。適值他的父親在那撫今思昔的思想着。所以見他似若憂愁之色。因此他的父親聽了欲抱孫子的話。不但沒有歡意。反說出一番感慨的話來。這且不提。且說桃哥自聽了他父親那番感慨的話後。果也

警惕了不少。不似從前那般無憂無慮的了。他心裏想。父親的話果然不錯。我們家裏。果然今昔不同。以前母親在日之時。不但衣食無慮。家裏錢也不脫的。尚有接濟人家的。那時父親也生得少年得多。現在一家子衣食且不足。家中如何還有閑錢存着吃。父親又老了多少。髮都白了。從今以後。我果然要格外的自勵呢。若不自勵。一旦大寶生了孩子下來。又要多一筆開支。那時沒有錢。如何能敷演得下呢。桃哥這般一想。真日夜的在外捉魚。一點閑功夫都沒有。大寶的母親見桃哥這樣一點不得閑。恐他身體受不住。要生病。因此時常勸他。就是桃哥的父親。林老老也勸他不要過事勞苦。大寶更是時時的勸他。怎奈桃哥總是不受勸。後來他每晚去捉魚。總是不給大寶的母親及自己的父親知道。於半夜等他們睡了出去。但這件事。只能瞞得別個。不能瞞得大寶。因為大寶和他是睡在一起的。自然有覺着的時候。大寶自從有一夜覺着了。他

的行動以後。就每夜不睡。暗中看桃哥的行動。等桃哥要出去。就把他勸住了。這樣也不是一次。有了好多夜了。桃哥因爲大寶這樣的勸阻。他只好不去。如此又過了好多時。有一夜。大寶睡着了。桃哥又起身出外捉魚去了。大寶醒來。摸摸桃哥不在床上了。就爬起來。點了油燈觀看。也不見床上有桃哥的影子。心裏明白。不用說得。他一定又去捉魚了。一定是等我睡着了。他偷偷去的。大寶就一夜沒有睡。到天快要亮了。才見桃哥回來。大寶又勸桃哥一番。因此以後。每夜大寶都不敢十分睡熟。恐桃哥再要瞞着她出去捉魚。她有時實在倦了。怕的要睡熟了。都要偷着起身。拿油盞亮着看桃哥已睡熟了沒有。如果睡熟了。自己才敢睡熟。如果沒有睡熟。自己即不敢睡熟了。這種事也是常有的事。於此亦可見他們夫婦相處的愛情了。有一夜大寶在半夜裏起來。又拿了油盞亮着看桃哥。可曾睡熟沒有。因爲見桃哥已睡熟了。自己便想安心的睡。

了。忽然見母親房內尚有亮光。她心裏想母親是非常省的。她晚上沒有事情。尚且不點亮。怕費了燈油。現在已半夜了。如何還會點着燈盞呢。以她平素這樣省的人。是絕決不會點了油盞睡覺的。其中一定有緣故。何不待我去看看呢。原來她母親的房。與她的房。只隔着一層板壁。那板壁上有一些小洞。和露縫。因此那邊的亮光。能映到這邊來。所以大寶能看得見。大寶拿着油盞到她母親的房中來。只見她母親坐在床沿上。尚沒有睡。大寶問道。母親如此深夜了。你因何還未睡覺。大寶的母親歎息道。我因想着了你的妹妹。二寶所以睡不着。她尚是在十多年前跟了你的不長進的父親出去的。到現在一點信息也沒有。那個時候。你只有七歲。你妹妹只有三歲。你的那個不長進的父親。我到不記念。到是二寶我時時想着她。大寶勸她的母親道。母親你想她做什麼。她要是個有良心的。那有不記着生身之母。就是人不好回來。也好寫個信來。

況且她這時也不是幼小。她既不念着你。你這般徒然的念着她。有什麼用呢。母親你現在是上了年紀的人了。過着這樣窮苦的日子。身體沒得一刻閑。如何還能常常担心呢。所以勸你以後不必再想念她了。自己保重要緊。二寶如果是個有良心的。日後遲早都會回來的。大寶這般的勸她母親。她的母親道。我要睡了。又道。大寶你去看看你的爸爸罷。（是桃哥的父親。因大寶平日稱林老老是跟着桃哥的口氣叫。所以也稱他爸爸。）你的爸爸可憐。他大概也是因桃哥一個人担負不起一家的經濟。他總是每夜悄悄的起來。去捉魚。他所以這樣他一定是恐你們知道了要勸阻他。所以每於夜間起來悄悄的去。現在你去看看他睡了沒有。如果沒有睡。你勸勸他罷。勸他以後不要這般吃辛苦了。若是生了病。桃哥反而要吃苦。大寶聞聽母親所言。便拿着燈盞到林老老這邊來。這且慢表。你道大寶的母親究竟因了什麼事。到這時還未睡。原

來大寶的母親也每夜的焚膏繼晷的工作。她也因爲恐給大寶桃哥得知了要勸阻她。所以每夜都等家中人睡靜了才起來。她就因爲這個。所以才發見林老老每夜起身去捉魚的事。她每夜起來紡紗織布。要等身子倦了。才再復睡。今夜她紡過了紗。因爲身子很倦。本想睡了。才坐到床上。忽然的想起以前的事情來了。想起自己的丈夫趙大。記得那年他在外面生了病回家。我因他病了。在各處借了錢替他治病。後來他的病好了。竟又打了一個包袱要出去。他走在大門外時。却給我看見了。我問他到那裏去。他說要出去了。家裏這種日子。怎麼過得。再過下去。直要把命過掉了。我說你要出去。把兩個孩子帶了去。我你可以不要問。那怕餓死了。你也儘我就是。他就進屋內把二寶抱了出來。我說你要帶二寶。把大寶也帶了去。他說所以帶二寶出去。因爲二寶生得好看。大寶生得一臉的瘡。帶她出去。真倒霉了。他說完了話。抱着二寶走出門。

外就跑了。我這時候沒得法想。只有靠着門口哭了一陣。他已去了。我只得回進屋內。細細想我嫁了趙大。真沒過得一天好日子。趙大不會做過一個正經的行業。終日吃得醉生夢死的。這種人也沒有什麼可想。他也就讓他去罷。只是我放心不下二寶。不想他父女兩個出去到現在已十多年了。人也不回來。信息也沒有。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思想起來。真放心不下。大寶的母親這般一想。就默默無言的坐在床沿上發呆。因為不會睡下去。所以不會把燈盞熄滅了。因此給大寶看見了。所以大寶走來看她。這且不表。再說大寶聽了母親之言。手中拿着油盞。到桃哥的父親房中來。原來林老老這時正要起來。因聽了大寶和大寶的母親說的話。曉得大寶要走來看他了。所以復又睡下。且說大寶走到林老老的房中。只見林老老睡着。花藍布的破帳子下着。一點聲息都沒有。知道他睡熟着。因為還不放心。就拿帳子揭起。拿手中的油盞。在林

老老臉上照看。見林老老果然睡熟了。便不敢驚醒他。仍替他把帳子放下。一個兒悄悄的回房。再看看桃哥。仍睡熟着。再望母親房那邊。燈火熄了。自己這才放心睡覺。他們這人家和和睦睦。在相體諒。這種情形。不但鄉村上很少有的。那是都市上的禮義傳家的人家也少有的。真是令人可敬可愛。可爲兄弟。闌牆夫婦乖張的人家。作風範。且說桃哥。原也是假睡着。他因爲一連幾夜。沒曾出外打魚。都是被大寶勸阻的。恐怕家裏的經濟。因此要支絀。所以今夜無論如何。都要出去捉魚了。他因爲這層緣故。所以他今夜就裝假睡。預備等大寶睡着了才去。現在大寶已睡熟了。他就起身去捉魚了。原來這村子上。夜間去捉魚的。很有幾人。他到了河岸。就揀人少的地方下網。不會知道他的父親。也在這河畔捉魚。不過離開他下網的地方稍遠。只是既在一處河內捉魚。又相離不遠。因何會看不見呢。只因是在夜間。大家又穿着蓑衣。又不說話。所以

都不知道。你道林老老如何也在這裏。原來大寶到房中看他之時。他本是假睡。所以大寶回房之後他即出來了。桃哥正在下網。忽然聽得洋船那面砰的一响。接着又聽靠近洋船那邊的幾個漁人都驚呼起來。說道：了不得了。不得了。洋槍打了人了。洋槍打了人了。又有人說這是桃哥的父親林老老呢。這時因夜靜了。所以那邊的驚呼說話之聲。桃哥都聽得很清切。一聽洋槍打壞的人。是父親。心裏怎不驚慌呢。不問是於不是。或聽錯了。就拋了魚網跑過去看。見幾個漁人擁着一個老漁人。桃哥細看之時。這老漁人不是自己的父親是誰呢。就驚慌起來。抱住他的父親問道。槍打在那裏。怎麼好好的有人開槍呢。開槍的人在那裏。只見父親面上已失了色。半晌才說道。可恨這班殺人的害人的私販軍火的強盜匪人。我們一班人所以沒飯吃。都是受這班強盜的影響。桃哥問道。爸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林老老氣喘着又說道。我是給私販軍火

的人打了。因我出來之時。經過一處河邊。有一隻私販軍火的洋船。正在那兒下軍火。我因他們是害人的東西。就向他們說。你們敢私販軍火。我要去報官。他們就拿洋槍向着我說。你敢去報官。我們就打死你。後來他們把我押在那裏。船開了才放我。向我說道。你敢漏一點風。你總不得活命。我因他們的船已開去了。報官也沒用。隨到此來打魚。我方才正在捉魚。只見那個私販軍火的人。到來打了我一槍就跑了。這班人。真是世界上的萬惡之物。可恨呀。可恨呀。說到這裏。一聲大喝道。痛死我也。卽跌倒在地了。桃哥再把父親看看。已沒有氣了。知道父親已死了。隨放聲痛哭。一面請同在一起打魚的人。回家去送信。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遭兵燹逃奔異鄉 充木工謀食都市

話說桃哥的父親說完了話。一聲大喝。跌倒在地。卽沒有氣息了。桃哥放聲大哭。一面請同伴的漁人回家送信。大寶和她的媽媽得信。真是吃驚非小。隨一同趕到河畔。大家放聲痛哭一場。這幾個漁人都很仁義。也在這裏幫忙。到天色亮了。桃哥的隣居等人也來幫忙。皆替林老老扼腕歎息。如何竟傷在這班私販軍火的人手內。都說那班私販軍火的盜匪。將來一定和林老老一樣。也是要傷在洋槍下死的。但是桃哥家裏是很經濟。平地的遭了這種大事。那裏有錢使用呢。只得將家裏尙餘着的一些產業。實賣了辦理父親的喪事。還有不足的地方。虧得李大哥幫忙。李大哥是也父親的學生。與他是師弟兄。他姓李。所以稱他李大哥。李大哥的爲人是很仁厚的。桃哥自從辦理父親喪事後。終日鬱鬱寡歡。連得捉魚也怕去。他不是現在懶怕了。因爲一到河邊去捉魚。就會想到父親在那夜中槍的事。心裏悲痛。也不要看那地方。看了便觸目傷

心的。就是到別處河中捉魚。也會想到父親的死。是死在捉魚。父親若不是要補助自己的經濟。如何會夜間爬起來到河邊捉魚呢。因而他就有點憎惡捉魚。所以觸景傷心。就怕去捉魚了。總想改一個生活之道。但是在短切時間之內。又想不出一個生計出來。且說有一天晚上。已敲過十二點鐘了。桃哥尙沒睡。桃哥自從父親過世以後。他每想到父親。總是坐着發呆。深夜不睡。大寶也是陪着他。不睡。這晚大寶向他道。桃哥你這樣常常深夜不睡。我怕你的身體受不住罷。你的父親在世是很愛你的。現在你這樣子。他在冥間有知。使他心中反不安了。你還要自己保重爲要。早點睡罷。桃哥受了大寶的一番勸言。也打算睡了。不料正在要睡。忽聽得遠處砰砰的一陣似洋槍的聲響。桃哥因爲父親是傷在洋槍之下。現在聽了這多數的洋槍聲響。心就碎了。向大寶道。你聽聽看。外面是一陣什麼聲音。大寶靜心聽了一下。說道。這是多數的洋

槍聲音呢。桃哥就和大寶。走到窗子跟前。把窗子開了細聽。才把窗子推開。只見李大哥和了許多的村上。人都帶着包裹。扶老携幼的奔來。桃哥一見心裏就有點慌。隨遠遠的問道。什麼事。那李大哥跑過來說道。桃哥了不得。快逃罷。土匪已和官兵正式開仗了。立刻就要到這裏了。你怎麼還不得知麼。我們正恐你們尚不得知。所以特來報信。不然我們早從那邊逃了。現在事不宜遲。性命要緊。你們快快跟着我們一起逃罷。桃哥一聽。嚇得渾身發抖。聽那槍聲果然格近了他。即向大寶道。你快去叫你媽媽起來。一起逃罷。原來老太太這時還未睡着。這邊講的話。她已聽得了。早已爬了起來。她在隔房說道。桃哥你和大寶逃罷。我一走。這這家裏怎麼好呢。我在家內守着吧。我老了。就是死在槍砲下也罷。桃哥在這邊聽了。着急道。媽媽。你快起來。我們逃命要緊。大寶這時已到了她的母親房內。就拿了一點細軟。拖了她媽媽出房來。又慌慌忙忙的

理了一些細軟。打了一個包袱交與桃哥。桃哥把包袱駝在肩背上。大寶扶了媽媽。三個逃出門外。把門反掩上了。即跟了李大哥一千人逃難去了。他們逃出村子。只見路上盡是逃難的人。扶老携幼。絡繹於途。到天亮之時。離村已十餘里路。聽得遠遠的槍聲。已過了他們的村子。桃哥向李大哥道。我們虧得你。要不是你送信給我們。我們還不知逃。說不定逃不出亦未可知。你聽那槍聲。好像已過了我們的村子。這樣說着。脚下仍是不住的逃着。又走了十餘里。聽聽槍聲似稍遠了一點。李大哥同逃的一千人都說。槍聲已離得遠些了。我們到前面的樹下去歇一下罷。桃哥曉得大寶的母親是上了年紀的人。一定也走不動了。說道。很好。我們且在樹下去坐一下。探聽探聽後面兵匪的消息再說罷。桃哥這般說過了。就和大家走進前面的林子。隨着衆人在草地上坐下。李大哥就向後面逃來的人詢問兵匪的消息。那班人都說道。了不得了。了不得。

這回的兵匪打得很利害。聽說匪徒已過了桃村。桃村已焚燬俱盡了。這桃村就是桃哥居住的村子。桃哥一聽這話。嚇得渾身都發冷了。向那人探問道。可是當真的麼。那人便道。怎麼不真呢。你不聽那槍聲麼。已過了桃村了。這班匪徒。每過一個村子。都是焚燬槍擄。既已過了桃村。桃村就能例外幸免麼。桃哥聽這人如此一說。他的話自然準確了。他三十六隻牙齒。就會捉對兒的打戰起來。心裏想這真糟了。桃村既遭焚擄。自己的家亦難幸免。現在雖然逃出在外。日後就是平靜了。也如何能回去呢。桃哥心裏憂愁着。不料大寶的母親。已痛哭起來了。李大哥曉得她痛哭的緣由。卽安慰她道。趙大媽。你不用着急。桃村上雖然遭了焚擄。但未必盡皆遭焚擄。你們的房屋。未遭焚去。亦未可知。況且財物。是身外之物。只要性命逃出就是了。以後總可慢慢想法的。大寶的母親。經了這番勸慰。果然住了哭泣。這時桃哥却担起一件心思了。他心裏想。兵

匪戰得這樣子。不是一時可了結的事。我們逃在外面。也不是一時躲避的事。現在到那裏去呢。況且桃村上已遭洗劫。就是戰事停止了。回到村上。一時也難生活。所以他心裏就憂愁起來。他便向李大哥道。李大哥。你看這個兵匪的戰事。很是激烈。恐怕非是一時的事。我們現在逃到那裏去呢。李大哥道。我山東有一個親戚。我們逃到山東去吧。到了那裏。再想法子。好得有親戚在那裏。多少都有點照應的。師弟你放心。就是我們是自己人。我無論如何。都要替你們想法的。你們身上沒有路費。我身上也有。桃哥聽了這話。心裏就放去一條愁腸。但是很感激李大哥。他真是一個好人。自從父親去世。他照應我們的地方已不少了。便向李大哥道。李大哥。你這樣的照應我們。我們怎樣的報答你呢。李大哥道。師弟。你不要把這些事放在心上。想一個人。能毅有力量照應人。總要照應人的。此乃人的良心上的天職。至於我更是義不容辭。我當初若不

是受你父親的一番指導。和教誨。如何有今日的本事。而有飯吃呢。所以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你以後再不必放在心上。說這樣的話。桃哥聽李大哥這般說。心裏真是感激得非常。大寶的母親也在旁邊說道。李大哥承你這樣照應我們。我們真是感激你。現在也沒有報答你的力量。只有等得後來。再慢慢的報答你吧。大寶也是這般的說。他們說過了話。聽那槍聲好像又逼近了多。後面的逃難人。尙陸續的到來。李大哥說我們逃罷。他們又逃出幾十里路。離那戰地已遠。這回才慢慢的走。便認定向山東逃去。一路的費用。都是李大哥代他們用。一路的話都不必交代。且說到了山東。李大哥去投奔他的親戚。在山東租了房屋。桃哥一家就住在李大哥家內。住着吃着有半年多的樣子。桃哥一點沒有事情可做。桃哥心內真不過意得很。李大哥的境况。也非常的神奇。一日桃哥向李大哥道。我一家在你這裏已吃住了半年。你的經濟也緊得很。

還要受我的累。這樣下去。終非長久之計。你縱然肯爲我們受累。我們也不過意。我們本來想再回到桃村去。但是我們的房屋都燒燬了。就是回去也無家可歸。況且一路的盤費。也很大。現在只有在這裏找個工作。以求生活。所以最好請師兄。替我找個生計。李大哥道。現在我也在替你留意着。但一時實在沒有一個相當的機會。你還是再耐着過一晌再說。至於不過意的話。以後不必再說起。前次在逃難之時。我已向你說過。我受你父親的培植很深。現在我照應你是義所應當。桃哥道。李大哥你這般說。我心裏更不過意了。他們說過這話。又過了一晌。李大哥替桃哥找了一件水木工的工作。自此以後。桃哥便在水木作內做工。桃哥因爲自己能生活了。不能再累李大哥。就找了屋子另住。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累兒女讖驗翁言 憂柴米誠恐夫病

話說桃哥找到了生活。不忍再累李大哥。就另找屋子居住。桃哥更有急於要找屋子的原因。就是大寶已將生產了。在人家生產。如何便當。況且生產孩子。人家也不便的。現在找到了屋子。住了進去。心裏才安。但是都市中的生活。不比鄉村上那般簡單和低微。只靠桃哥做點水木作的工作。如何能養活一家呢。他的妻子大寶。和丈母趙大媽。都去找些女工在家做做。但是靠女人做點手工。能掙得多少呢。所以一家的生活。真是苦得極。過了一個月有餘。大寶生產了。桃哥真是急得愁眉苦臉的。李大哥見他如此。就問他道。你生兒子了。這是歡喜的事。怎麼你反到愁苦起來了。桃哥道。我正因生了兒子。才這般愁苦呢。曾記得在大寶將有孩子的時候。我喜歡極了。去告訴我的父親。想不到父

親聽了我的話。反愁苦起來。當時我心裏忖量。人家的父親。如果聽得有孫子抱了。一定是很歡喜。怎麼我的父親竟反愁苦呢。後來我父親對我說。我不是聽了有孫子抱。反而憂愁。只因恐你的肩頭上的担子。不能再加經濟的斤兩了。眼前一家的經濟你已是忙不來。若再添上三個兩個孩子。你肩頭上的斤兩就更加担不起呢。我不是爲了添孫子而愁。是恐你担不起這個斤兩而愁。當時我尚不深信父親的話。到現在才相信。才明白我父親的所言。是確實有經驗的話。我現在憂愁的。正是這個呢。李大哥勸他道。世上的事。是不能無顧慮。但也不能這般顧慮。凡事只有到那裏說那裏。你多憂愁做什麼。桃哥受了李大哥的一番勸慰。就仍去做工。家裏的事多虧得趙大媽替他料理。在大寶產期之內。經濟不足之處。都是李大哥接濟。他們這般困苦的日子也過了幾年。大寶又生下一個孩子。家裏的日子就更苦了。因爲大寶從前沒孩子的時

候。能穀幫着桃哥的忙。在家做點女工。究竟多少貼補着家裏的經濟。現在有了兩個孩子。就把她困住了。每天領携兩個孩子。尙忙不開來。那裏還有功夫。再做女工。並且多一個孩子。多一筆用項。所以家中的經濟更形結据。真是一日困於一日了。莫說衣履沒有。連得飯都吃不飽。有時大寶把大孩子交給趙大媽領帶一會兒。她就偷空做點女工。稍爲貼補經濟。此刻趙大媽的身體非常不好。一天一天的衰弱。比了從前大不相同。人也老了一半。臉上的皮膚。都似鷄皮一般。繃攏了。頭上的髮莖。幾乎沒有一根不發白的。大寶看她母親這般的情形。心裏憂愁。時時刻刻怕她生病。因爲她實在受不起多的勞苦了。有一天她的母親果然病倒了。這一來大寶眞苦極了。又要携帶兩個孩子。又要看顧母親。又要偷空做點女工。但是有兩個孩子如何還能偷空做女工呢。原來她也沒有法想。只有格外的想主意。不是把小的孩子放在搖籃內搖他。就

是把大的孩子放在搖籃內搖他一面搖着籃內的孩子一面抱着手內的孩子做女工。她這般的儉空做女工。真是苦極的事。然而也是體貼丈夫。想幫助丈夫一點經濟。不過兩個孩子不能同時哭鬧起來。若同時哭鬧起來。只沒得法想了。只有放下手中的針綫哄他們。大寶有時被兩個孩子累得沒法的時候。自己也只有哭泣。她的母親忽忽的已病了幾天。窮人害病那裏還有錢請大夫麼。（北方謂醫生曰丈夫）只得聽他病着。家內雖再沒有人照應。桃哥不能歇一天。因為不歇尙且錢不敷用。如要歇一天。三餐方面。更要不足。這種窮苦的狀況。真是難以言喻。大寶心中雖苦。尙不敢在桃哥跟前。有一點苦色。總是裝得高興的樣子。因要桃哥高高興興的去做工。倘如把他引得不高興了。愁苦成病。家裏就要更苦了。所以大寶縱在暗地斲法。一等桃哥回來。總是強作歡容。她的母親害病已五天了。昨天桃哥回來。說媽媽的病。很是利害。家

裏雖窮。寧願沒有飯吃。也要請個大夫來替她看看。我今天預支了一塊錢回家。明天早上就拿這塊錢。揀個診例稍廉的大夫到家裏替媽媽診治。如果託天之佑。一劑藥治愈了病。就好了。所以今早桃哥老早的。就拿一塊錢去請了一大夫來。替媽媽看了病。大夫開了一個方子去了。却沒錢贖藥。桃哥只得把自己一件八成新的褂子。去當了兩毛錢。把藥贖回來。桃哥因爲工廠內有工作。不能在家內過於耽遲。所以去了。大寶把藥煎了。給她媽媽吃。她媽媽吃了藥。人似乎安靜些。就睡着了。大寶見媽媽睡了。心裏很歡喜。卽走出媽媽的房外。讓媽媽好安靜的睡一會兒。大寶走到自己房內。看見大孩子還睡着。就想抱着小的孩子。在搖籃旁邊坐着。偷空做點女工。她因爲心裏想。桃哥已預支了一塊錢工資。以後就要三天支不到工資。家內又沒有錢。又沒有剩餘的柴米。又沒有再可當的衣服。這樣明後三天的飯食。拿什麼錢來開支呢。桃哥那工

廠內是一點通融不來的。預支了工錢。已是萬分的情分。要請他慢慢的扣除。是辦不到的。因爲上回已經有過。所以知道。大寶因爲這樣一想。所以要加緊的偷點空做些女工好掙幾個錢。留着明天買柴米。不想真不如她的願。才坐定了拿針綫做了幾針。搖籃內的孩子。高哭起來。大寶只有搖他。一面自己哼着。想把他仍哄睡着了。誰知這孩子。竟哄不住他的哭聲。大寶沒法。只得把大的抱起。把小的放在籃內。搖總以爲小的好哄一點。誰知這樣一來。大的是不哭了。小的又狂哭起來了。大寶被這兩個孩子真纏得沒主意。却正於這時聽得媽媽在隔房呻吟着喊道。大寶。孩子要吃奶了吧。你給點奶與他吃吧。你的媽媽害着病。不能替你抱孩子了。你更累了。我恨不能就此去了。只是捨不得你。我總想幫着你把兩個孩子領大了。就免得你多吃許多苦了。你已經是很苦了。再給這兩個孩子累着就更苦了。但是我雖有這個心。這回恐怕總留不

住要去了。到是我放不下你。大寶你把孩子喂了奶。給點茶我吃。我的口喝得很。大寶聽了媽媽這幾句話。眼淚不由撲簌簌的下來。在這邊答道。媽媽你寬心一點吧。今早大夫說的。你的病無甚大碍。只要靜心調養幾天就好了。孩子奶已吃過了。他是這般的鬧。你靜心一點吧。我送茶來給你了。大寶說過話。把眼淚揩乾了。抱着大的孩子送茶到那邊去給她媽媽吃。她所以把眼淚揩乾了。是恐怕給媽媽看了。反要引起媽媽的悲痛。生病的人。是經不得再心裏悲痛的。大寶把茶送與媽媽吃過了。又回到自己房內。只得不做針線。把兩個孩子哄住了哭聲。然後再做針綫。歇了一會。大孩子又哭了。大寶恐怕噪了媽媽。就把大孩子抱到外面來。却恰桃哥回來了。大寶向孩子道。你不要哭了。你的爸爸回來了。帶了東西回來給你吃了。桃哥到了家內。把肩上的鋸子鉋子鑽頭一概水木匠動用東西拿了放下來。擱在地上。就在大寶手內把孩子抱了。

過去。騎住他不哭。怎奈孩子仍是要哭。桃哥在袋內取出一隻枇杷及一個餅與他。然後把他放在地上立着。自己卽在地上爬着學馬跑。給他的孩子看。好叫他不哭。口中還學着馬腳的聲响逗他笑。桃哥這樣的在地上爬來爬去。口中還學着馬腳的响聲。那孩子果不哭了。大寶看了。不覺也好笑起來。桃哥在這兒帶着孩子。大寶就去煮飯。這且不表。且說忽忽間又過了好多天。大寶的母親自從那日請了個大夫來看。了病以後。果然病體病一天好似一天。現在已痊愈了。這天傍晚的時候。她的母親替她領著大孩子。搖着搖籃逗着孩子。說道。阿囡。你的爸爸今天要買新帽子回來給你戴了。你乖乖的吧。她逗着孩子。因爲看天色將晚了。約摸桃哥快回來了。便叫大寶道。大寶桃哥快回來了。你好煮飯了。大寶在外面答道。曉得了。立刻就煮了。只是她雖然答應着。却拿着一隻米淘籮。老是在那裏立着想心思。一面却向外面張着。大寶的母親心

裏明白。大概又是脫了晚飯米。因爲這是常有的事。所以看得出。心裏不覺難受起來。又暗自啜泣。原來大寶心裏明白。因爲白天的米。尙是在李大嫂那裏借來的。晚上煮飯的米。在早上已與桃哥說過了。等桃哥歇了工。支了工資。買了米回來再煮飯。這時候天將晚了。大寶不是不知道煮飯。只因要等桃哥帶了米回來才能煮飯。但是這件事情。大寶的母親却不得知。所以她看見天晚了。大寶尙不去煮飯。就吩咐她去煮飯。現在看大寶拿着淘米籬想心思。就知道是米沒有了。是以心中悲痛。且說大寶拿着米籬。正在向着門外正在發呆。却巧桃哥回來了。桃哥把買回的米文給大寶。大寶向桃哥搖手。叫他不要做聲。恐給媽媽聽得了。徒增悲痛。桃哥卽不做聲了。他道大寶。大囤的帽子也買回來了。大寶道。你送去給媽媽吧。大寶的意思是。要叫媽媽歡喜。因家裏尙有錢用。才有餘錢買帽子呢。桃哥送帽子去給媽媽。大寶卽去淘米做飯了。媽媽看

見桃哥買了帽子回來。心裏歡喜。把帽子拿在手內看。卽以此哄着孩子道。你的爸爸買了新帽子回來了。你有新帽子戴了。你乖乖的吧。這樣又過了好多天。一天房錢到期了。桃哥左右的想法。只有兩塊錢。沒得法想。只有去和李大哥商量。原來李大哥現在已擺了一個書攤。以爲生活。桃哥就到他的書攤上去看李大哥。李大哥道。桃哥這幾天你工廠裏的工作還忙麼。桃哥道。還有得做。二人談了幾句話後。桃哥道。李大哥。今天我的房錢到期了。現在只有兩塊錢。我想請你替我先交給房東。還有兩塊錢。等到下個月。我一起交與他。原來桃哥的房子。當初是李大哥代他租的。今天桃哥因爲已欠了兩個月的房租了。這個月再交付不足。所以自己慚愧去。因此來託李大哥送去。李大哥道。我替你墊兩塊錢吧。等你日後有錢再還我也是一樣的。桃哥道。這樣更好了。但是屢次的累你。怎麼好呢。承你的情。已照應了我三年。不知到那天才能報

答於你。李大哥道。我們的交情很厚。不在這一點上。以後請你不必再提這話。李大哥又道。桃哥我還替你想得一個法子。可以補得一點經濟。你在晚上沒有事的時候。可以賣報。桃哥聽了很喜歡。說道。這個事情我能做的。李大哥就請你替我想這個法子。李大哥忽然向四面張望了半天。看看沒有人。就近到桃哥的耳邊說道。現在革命黨快來了。你賣報還可以帶賣革命黨的書。他的利息是很好的。而且可以替革命黨盡點義務。桃哥道。我從前在讀書的時候。就想加入革命黨。我很信仰革命黨的。我不賣報則已。賣報一定要代賣這個書。正說在這裏。有路人經過了。二人的話頭就斷止了。李大哥道。桃哥你回去吧。這個事我一定替你想法。就是桃哥別了李大哥。卽很歡喜的回到家裏。一夜無話。且說又歇了幾天。一晚桃哥回家。大寶看見他左肩膀上的衣服損壞了。卽很吃驚的詢問道。桃哥莫非你今天又受了傷麼。桃哥道。做木工的人。日

與斧鑿爲伴。爬高落低。受點傷損。是常有的事。你爲我擔心做什麼。又不是受了大傷。你放心罷。大寶見他受了一點小傷痛。也就罷了。大家吃了晚飯。也就睡了。桃哥睡到夜半。看看大寶睡熟了。自己一個爬起來。把身上放着的一包傷藥。拿出來用冷茶吞下肚去。不提防他在爬起來的時候。把大寶碰醒了。大寶張開眼來。只見桃哥坐在床沿上。用冷茶吞吃什麼東西。心裏吃了一驚。不知他吞的是什麼。立刻爬起來。搶下他吞吃的東西。但是傷藥桃哥已吞下肚了。搶到的是包傷藥的一張紙頭。這紙上有字。大寶把紙上的字看了才曉得。是一包傷藥。問桃哥道。怎麼你吃傷藥呢。你回來的時候。我已曉得你又受了傷。你還不肯說。桃哥你這樣子。總不是事情。家裏靠你一人。總是難的。明天你歇息罷。你要是病倒了。我們一家子。就更怎麼弄呢。桃哥道。不要緊。你睡罷。桃哥說完了話。自己就睡下。大寶等桃哥睡下。自己想想。實在悲痛得很。可憐桃

哥爲着一家生活。真是一刻也不得閑。這樣的持久下去。難免他不病倒。他自從吃了這碗水木匠的飯。身子是常常受傷。萬一成了宿疾。後來怎麼好呢。爲他想想。真是苦極了。大寶這般一想。眼淚忍不住的撲簌簌往下直落。大寶這般的忤着。忽然又想到今天早上。還一升米去給李大嫂。因昨天午飯米不穀。去向李大嫂借的。李大嫂說你們放者吃罷。慢慢的來。這就是。我說今天有了。就來還。等得明天不穀。仍好來借的。李大嫂才把米收了下去。我臨走的時候。李大嫂曾向我說。現在有一個錢督辦家。要僱用一個奶媽。每月有三塊錢。可尋去做的人很多。但都因奶水不合。不得成功。明天尙有幾個人去試奶。你如丟得開孩子的。到是一個好機會。每月有幾塊錢。可尋。家裏不無稍補。而且又吃了人家的。你回去和桃哥商量商量。如果桃哥肯放你去的。你明天一早就來。我送你去。能穀試得合格。就好了。我回家之後。並沒將這事告訴母親。晚上

桃哥回來。我又忘了將這事和他商量。現在想想家中的生活。要靠桃哥一人支持。總是難的。我不若絕計且去做奶媽罷。一則吃了人家的。好免去桃哥一點担負。再則每月有三塊錢可尋。家裏不無多少可貼補着孩子的衣履了。但是我兩個孩子要累我的媽媽了。她是上了一把年紀的人。恐怕她又累不得了。就這層是個難題。大寶正想在這裏。桃哥抬起頭來問道。大寶你怎麼還不睡。在這裏想什麼。大寶就把白天在李大嫂家裏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並和桃哥商量。要去做奶媽。要知桃哥的意思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回 販洋槍趙大發跡 嫁督辦二寶高陞

話說大寶和桃哥商量。要去做奶媽。桃哥道。你的意思雖好。但兩個孩子交給誰人攜帶呢。大寶道。這是沒法想的事。只有請母親攜帶了。桃哥道。大孩子雖

不用吃奶。小的孩子。尙要吃奶。怎麼好呢。大寶道。好得李大嫂的孩子尙未斷奶。只有向李大嫂討點奶吃。稍貼他些錢也好。諒想李大嫂總不會不答應的。桃哥道。你這般的主意雖好。但不知媽媽肯不肯呢。原來趙大媽此刻還未睡着。桃哥和�大寶講的話。她都聽見了。就在那邊喊道。大寶你就去試試看。這樣子很好。她的媽媽也可算答應了。桃哥沒法只得也答應。所以次日一早。大寶就到李大嫂那邊去。李大嫂就把大寶和一千人送到錢督辦家裏去。這一天是醫生檢驗奶水。將各個奶媽的奶。編了號數。拿去檢驗。吩咐一千奶媽明日去聽回音。大寶隨回家內。且等明日再到錢督辦家內聽回話。這且按着慢表。於今且交代當初棄了妻子女兒。帶了二寶出外的那個趙大。現在却做了官了。他的女兒二寶也做了官太太了。只因趙大帶了二寶出外。卽浪行在外。也沒有一定的行止。及一定的行業。且他本來是個沒行業的人。但是他後來在

外面鬼混着販賣洋槍軍火。沒有幾年功夫。居然給他鬼混得多了。幾個錢起來。又結識了軍隊內一班人。他居然也像一個人在外姘了一個女人。也做起大人先生。打起公館來了。總算他有本事。因販賣軍火輾轉而結識了一個錢督辦。他就將女兒。當做禮物一般的送與督辦做姨太太。因爲他的女兒二寶。實生得有個樣兒。不但面孔漂亮。並且身段合格。又風騷過人。是以錢督辦一見就迷。彷彿泥人落在熱湯內。渾身都酥了。當時寵幸過分。就把二寶做七姨太太。這二寶也有本領。一到了錢督辦跟前。就把錢督辦攏在懷內。玩於股掌之上。因此一來。趙大的靠頭就大了。隨請督辦替他弄一個官職。有了這樣的背景。自然便當得極。就在軍務處當一個科長。不過他這個科長。與別個科長不同。因爲他的背景是很大的。再說二寶（現在改名劍英）自從到了錢督辦跟前做七姨太太。身分是驟高百倍。一呼百喏。誰敢說個不字。連得錢督辦也

給她做下規矩。每夜都要到她公館內。若一夜不去。就要受她的發作。錢督辦  
因已被她玩弄於股掌之上。所以也情願低頭受她的規矩。歇了一年。趙劍英  
居然養了一個兒子。這一來錢督辦就格外將她寵幸。趙劍英自從生產忽忽  
已將足月了。有一天錢督辦。因劍英尚未足月。就在外面歇了一夜。劍英心裏  
就很不快活。因為這夜劍英正想等錢督辦回來。和他談談孩子滿月的事情。  
要叫錢督辦替孩子熱鬧一下。不想直等到天亮他都未回來。劍英心內真恨  
極了。預備等他次日回來。大大的上他一下規矩。真是一不如願。就件件不如  
願。這一夜偏偏錢督辦又沒有回來。劍英肚裏一包氣。遂不知向何處發作是  
好。因此次日起來。就大不如意。幾個下人們就受足她的氣了。一個不如意。她  
就打。一個不如意。她就罵。將午晌的時候。她對鏡梳粧。丫環香兒知道她今兒  
肚內有着宿氣。恐怕她找歪兒。就處處留神。因為看見她在對鏡臨妝。就打個

手巾把兒上去討她的好。誰知要討好。就偏討了不好。她接了手巾把兒。放在鼻上聞了一下。就罵道。你的心生。了做什麼的。怎麼一點心。眼子都沒有。豬心麼。往時手巾上放的香水。又太多。今兒連得一點香氣。都沒有了。你們簡直都是混蛋。就把手巾把兒。直丟在香兒的臉上。香兒只得暗喊冤枉。不敢說半個不字。曉得她是故意尋岔兒。只得再打個手巾兒。多灑些香水。送上去。恐怕再討沒趣。只得退到房門外去。此時偏有一個不識趣的。另一個丫鬟。送了一盃茶來。給她刷了一個耳搭子。竟不知爲的什麼事。兩隻眼睛。向着她直翻。只聽罵道。真是混蛋。上次說你倒來茶太燙。今兒你就送冷水來給我喝麼。這個耳筓子。打得你記得。丫頭這才明白。曉得她又嫌茶太冷了。但這茶並非是冷茶。這可真難了。太熱了。就嫌熱。不太熱。就說是冷水。這可怎麼辦呢。但丫鬟心內雖這般忖。口裏却不敢哼半個不字。因爲她是大帥得寵的姨太太。大帥且要

受她的規矩。何況丫頭若是忤了她。給她打死了。也是白打死。只得拿了孟子重復出來。了頭一路出外。覺得被打的頰上。火辣辣的發疼。想到自己也是父母十月懷胎所生的人。並不是一個畜牲。實在又沒有過失。爲什麼要受她這般凌辱呢。想到這裏。走出房門外。眼淚不由的撲簌簌的落下來。香兒看見她頰上隱隱的起了五條虹霓。曉得她也受了七姨太太的發作。勸她道。你哭什麼。只怪我們父母窮的不好。把我們賣出來做人家了頭。處處受人家的凌辱。你不知道嗎。老爺兩夜不回來。她正在那裏尋覓兒。你去得不巧。所以正被她拿你出氣。以後逢着老爺不回來。我們還是知趣點的好。大家避開點。方才我打個手巾把兒給她。也受了她發作的。那個了鬢。聽了香兒一番勸言。才把眼淚揩乾了。再去煮茶。且說香兒。因在裏面沒事。就走出外面。在窗裏向外望着老爺回來不回來。外面兩個管門的僕人在窗外問道。你喊那個。香兒道。我

不喊那個。只因老爺兩夜沒有回來。太太在那裏生氣了。所以我出來看看老爺回來沒回來。那守門的僕人道。老爺還不曾回來呢。正在說着。香兒的面是向着外的。却看見老爺包圍在許多的衛兵之內。前擁後護的在外進來了。香兒道。老爺回來了。說着即不敢稍停。向裏就跑。那兩個管門的也退了過去。香兒跑進裏面。就來稟知太太。七姨太太趙劍英這時正才梳妝停當。聽得老爺回來。心裏就一得勁。復又走到妝鏡跟前重搽花粉。重灑香水。恨不能把一瓶十多塊錢的香水。盡灑在頭上。心裏才稱心呢。好像非此不足以迷惑老爺。非此不足以得老爺的歡心。非此不足以陪襯自己的漂亮。他這般預備定了。就專等老爺回來。可以發作他一番。這且慢表。再說錢督辦。因爲已兩夜不回家。曉得姨太太趙劍英又要發作了。所以今天即要緊的回來了。他到了裏面。即趕緊換了軍服。來見姨太太。走進劍英房內。只見劍英面朝着壁。不做聲的立着。

心裏想道。這個小妮子。大概因我兩夜未回。又撒嬌了。便走到她跟前。高聲問道。劍英。你今天又是怎麼的。劍英掉頭不理。又走到那邊去。立着。錢督辦道。劍英。你這是怎麼的。坐下來我與你有話談。說着就帶笑走過去。把她拉了坐下來。劍英這才坐下。錢督辦也在一邊坐下。要知二人坐下。談些什麼話。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怒督辦劍英撒嬌 詆處長趙大陸官

話說錢督辦把劍英拖了坐下。自己也在一邊坐下。香兒送上茶來。劍英道。你怎麼鬼崇的樣子。替我滾出去。香兒屁也不敢放一個。走了出去。錢督辦向劍英笑道。我曉得你心裏。今天很不快活。劍英板着臉問道。我心裏有多麼的歡喜。怎麼不快活呀。說完了。就把頭掉過去。錢督辦道。我知道。大概因我兩夜不

曾回來。你心裏不快活。你不會知道。我這兩天在外忙得很。應酬又多。都累壞了。只因總統府裏又來了兩個人。我多少總要應酬一點。所以就不會能穀回來。劍英道。是呀。你通夜的應酬。自然把你累壞了。說到這裏臉就更板了下來。鼻內哼了一下道。你還要騙我。總統府裏是沒有來了人。老九那裏來了人。你成天的躲在老九那裏。還要瞞我麼。錢督辦聽了心裏似楞了一下。說道。這就真奇怪了。怎麼又給你打聽出來了。劍英即伏在桌要哭了。錢督辦起身要去拉她。劍英不給他拉着。也立起身來。避到一邊去。背向着錢督辦。不理他。錢督辦跟上。她就避開。錢督辦道。劍英你再這樣子。我就將手槍把你打了。劍英聽了就把頭偏回一點。偷看錢督辦手內。果然拿着那把自衛的手槍。諒想他也不會打。劍英心裏想。他嚇我。我就嚇他。遂走近他跟前。送與錢督辦打。錢督辦原本是嚇她的。那裏肯真打呢。便道。你叫我打。我偏不打了。劍英聽他這般講。

就格外撒嬌了。說道：「你不打嗎？讓我自己打。」就去搶錢督辦的手槍。這事豈同兒戲的嗎？錢督辦就肯將槍給她搶去麼？早已將槍放在身後去了。劍英又趕到身後去搶。錢督辦被她搶急了，掙脫了站到旁邊去說道：「劍英，你今天喝醉了麼？我不過嚇嚇你的，你何故這樣呢？歇了罷。我們有話可談。」劍英那肯理睬他。因搶不到槍，就坐到坐椅沙法上去伏着大哭。錢督辦被她鬧得沒法想，只得走過去安慰她道：「劍英，你不用哭了。我從此以後，絕不再到老九那裏去。和她一刀兩段，斷絕關係。這樣你可歇了吧。」劍英仍是不肯理睬他，只顧哭泣。錢督辦又道：「劍英，你要不信，我賭個咒給你聽罷。我以後要再到老九那裏去，就叫我傷在……」劍英連忙掉回身，把錢督辦的口掩住了。錢督辦道：「劍英，你這是做什麼的？」劍英道：「我不許你賭咒。」錢督辦就笑了起來，說道：「我的心肝，你饒了我吧。」劍英道：「只要你從今以後，不到老九那裏去，就是了。」錢督辦

道。這是自然。正說在這裏，劍英看見錢小姐來了。向錢督辦道。妹妹來了。這錢小姐是錢督辦最小的妹妹。她和劍英很好。姊妹稱呼。所以她稱錢小姐妹妹。錢小姐稱她姐姐。劍英看見錢小姐到來。就起身招呼她。錢小姐道。姊妹。那個奶媽的奶水。醫生說的不能用。因為這個奶媽有着病。有病人的奶。孩子是吃不得的。劍英道。這樣快快的換奶媽。妹妹請你替我把孩子抱來。絕決不能再把這奶媽的奶給他吃了。錢督辦也在旁邊說道。這件事怎麼辦呢。須立刻換奶媽才好。錢小姐去抱孩子。錢督辦就到外面吩咐當差。去喊奶媽。且說片刻功夫。錢小姐已把孩子抱來。劍英把孩子抱在手中。逗他笑道。我的好兒子。我的乖兒子。你媽媽今天要向你的爸爸說。叫他要替你大大的熱鬧一下子。這樣逗着孩子笑了一陣。又把孩子抱與錢小姐。錢小姐就接了過去。抱在手中。却在這時。趙大來了。香兒進來稟報。錢督辦道。快請他們進來。趙大和這個姘

識的夫人。一起進內。錢督辦和劍英皆起身迎接。請趙大和趙大的夫人坐了下來。劍英却很親暱的叫着爸爸媽媽。香兒送茶進來。起大向劍英道。後天是外孫過滿月。我與你媽媽想了一陣。沒有什麼好送。只得打了這個金鎖片。送與外孫。這也算不得是禮。女兒你收下了吧。趙大就在夫人手內。把一個金練子的金鎖片。遞與劍英。劍英道。爸爸你老兩個還這樣費心做什麼。多謝你了。就把包子打開觀看。估量這金鎖片連金練在內。約值五百元左右。因這鎖片上。尙綴着珍珠等件。是以價值甚鉅。錢督辦也在旁邊說道。你們何必花這麼許多錢做什麼。趙大笑道。這個一點東西。真不算什麼。是買與小外孫的。劍英就立刻把鎖片替孩子戴上。把孩子抱到她媽媽跟前。說道。你叫外婆。這個金鎖片是你外婆買與你的。你謝謝外婆。她的媽媽就把孩子抱了過去。抱在手內。逗着與他談笑。錢督辦即吩咐當差的去辦一桌上席。當差的答應着去了。

歇了一會兒酒席辦了來。吃過了酒席。就大家隨便談談。錢督辦知趙大坐在一張沙發上。也在談心。談了一陣以後。錢督辦忽然問趙大道。你這兩天聽得外面有什麼消息麼。趙大道。別的消息沒有。只有革命黨在各處鬧得太利害。這個紛鬧的原因。爲着現在的軍務處長太容情。抓住的革命黨辦得太輕。所以革命黨就沒有懼怕。若是辦得嚴重一點。他們自然銷聲匿跡了。錢督辦道。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原因麼。軍務處長真太混蛋了。就向趙大道。我想把這個軍務處長。與你做如何。趙大笑道。我恐怕沒有這個才幹。我現在做一個科長。還怕不穀程度。如何能做軍務處長呢。錢督辦道。講什麼穀程度不穀程度。你隨便幹幹就是了。他們兩個在這裏談這話。不料劍英在旁邊聽着。她聽了錢督辦叫她父親做軍務處長。父親推辭不做。心裏就很詫異。想道。父親怎麼的有軍務處長做。不做麼。其實他的父親那裏是有軍務處長做而不做呢。不過

是一種過門的話。他所以在錢督辦面前打破那個軍務處長者就是想謀他的位置。這裏劍英是空替他着急。她就走過來道：爸爸你怕什麼？什麼是程度？現在做官只要有背景。你有了他的背景。還怕什麼？說着就向錢督辦一指。錢督辦就笑了起來。向趙大道：你放心罷。明天我就發表你的軍務處長。趙大聽了心裏歡喜。是不言可知。歇了一會。趙大和夫人回去了。第二天錢督辦就發表趙大的軍務處長了。又歇了一天。錢督辦替孩子大辦滿月酒。真是盛賓盈座。門前車水馬龍。熱鬧非常。趙大也就在這日。就了軍務處長之職。這且慢表。再說趙劍英的孩子。一連換了幾十個奶媽。竟沒有一個合格的。這日又來了幾十個奶媽。其中有一個三十四號的奶媽。就是大寶醫生第一日取了各個奶媽的奶水。次日檢驗到三十四號奶媽的奶水。不但奶水甚好。並且奇怪得很。與劍英的奶水能穀融合。彷彿如劍英的奶水一樣。因此就取了三十四號

的奶媽。次日大寶去聽回音。那個醫生就傳了大寶。然後醫生進內見劍英。稟道。現在有三十四號的奶媽。她的奶水很是合用。而且奇怪得很。她的奶不但好。並且能與太太的奶融合。這是很難得的事。現在我把她帶進來了。太太你把她看看。醫生說罷。就把三十四號的奶媽大寶叫進來了。這時劍英和錢小姐坐在一張長沙法上。錢小姐把大寶一看。向劍英道。姐姐你看這個奶媽生得多漂亮呀。我常聽人家說。用奶媽。要揀漂亮的用。漂亮的奶媽。喂的孩子。才長得漂亮。劍英道。這話不錯。這奶媽果然還生得漂亮。劍英就向醫生道。這個奶媽還好。既然奶水又合。就用她罷。現在叫她在這裏先試用三天。叫她家裏的人。歇三天。再來講工價。醫生一鞠躬。答應一聲。是。帶着奶媽出去了。這裏錢小姐又向劍英道。姐姐。這奶媽的臉。生得與你很像。若是給些漂亮的衣服與她穿起來。又和你站在一起。就很像姊妹。劍英道。妹妹你怎麼講這話。她是什

人麼怎麼能與我比。若是旁邊有人。給人家聽了。豈不好笑。下次不要講。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七回 驗奶水大寶做乳娘 思妻子桃哥跌高屋

話說劍英和錢小沮講過了話。只見香兒又帶了奶媽進來。劍英吩咐香兒道。你把她帶去。叫她洗個澡。找兩件舊衣服與她換了。她身上的衣服實在污穢得很。香兒答應一聲。就帶了奶媽大寶出去。這且不表。再說大寶在錢督辦家內。試用了三天。還甚合格。就講好了工價。每月三元。這天就是她家裏人來聽回信之日。所以桃哥和李大嫂都到錢公館來聽回音。講好了工價。大寶出來見桃哥。只見李大嫂已去。就問道。李大嫂呢。桃哥道。她家內有孩子。所以先回去了。大寶因看見桃哥出眼淚。自己的眼淚也不禁的如雨一般落下。桃哥

道。大寶我們還是回去罷。大寶流淚道。桃哥我們不過歇三年不見。過了三年。我就可回家了。你的經濟實在担負不下了。讓我在外好幫着你忙忙。桃哥你回去吧。二人正在依依不捨的談着。裏面走出來一個聽差的。老遠的就向桃哥喝道。你那裏有這許多話談。捨不得老婆。就不該放她出來做奶媽。還不去麼。他喝罷了。就走近桃哥跟前。把桃哥趕出去。又向大寶道。奶媽裏面小少爺哭了。太太已在那裏發怒了。你還不進去麼。這聽差的彷彿是一個魔鬼。把他們趕散了。大寶一直望着桃哥去遠了。看不見了。才揩乾了眼淚。回進裏面。大寶便在錢督辦家裏安心帶着小少爺。但是她常常觸景生情。因帶着人家的孩子。就會想到自己的孩子。不免傷感。她想到金錢的魔力。真是偉大。家人分散子女分離。都是爲的金錢。想到這裏。真是歎息不盡。她在錢督辦家裏。忽忽已有了三天。不想不幸的禍事。就跟着到了。那一天她正把小少爺放在搖籃

內搖着他睡了。忽然見香兒進來叫她道。大寶你的媽媽來看你了。她在外面等着你呢。大寶就託香兒替她看着小少爺。她自己即走到外面去。大寶到了外面。只見媽媽一臉的愁容。那窮苦可憐的樣子。自己不覺心酸。她的眼淚即忍不住的如雨而下。遂抱着母親大哭一場。大寶哭過了問她的媽媽道。你怎麼到這裏來的。她的媽媽道。這裏真不容易進來。我在外面不知說了許多的好話。磕了許多頭。他們才放我進來的。大寶又問道。媽媽。桃哥這幾天去做工麼。他在外面做工。身子常常受傷。這回可以叫他在家稍歇幾天了。媽媽你也歇息。孩子你抱不動。讓他們睡。就是她的媽媽聽大寶問及桃哥。眼淚忍不住往下撲簌簌的直流。她心裏想。這事情我要說了。大寶更要傷心。我要不告訴她。也不行。她這樣要說又不說的歇了好半天。口中只桃哥。桃哥。要哭的樣子。大寶心裏到疑惑起來。因為見她這樣子。曉得桃哥一定又有什麼不好的。

消息就也哭了。問她的母親道：「媽媽，桃哥究竟怎麼了？她的母親一想：「這事不能不說，不說出來要叫她預借一個月工錢做什麼呢？」隨咽嗚着說道：「大寶，你的桃哥昨天跌壞了，幾乎沒有命，頭也跌破了，大寶一聽，心裏更苦，眼淚如珠串一般的直流不住。她的媽媽道：「大寶，你心中也不要爲他心痛，現在他已跌傷了，沒法可想，你就是爲他着急，也是沒用。今天我來，想叫你向東家預借一個月工錢，讓我拿了回去，好替桃哥醫治，你就去與東家商量一下罷。」大寶回轉身，就來向東家借工錢。這時七姨太太趙劍英正接到張公館的電話，邀她去打牌。劍英在電話內回却道：「今天我沒有空，明天來陪你們罷。」那邊張公館的四姨太太道：「不行這裏三缺一，你在家裏有什麼事，快來罷。」劍英沒法，只得答應。張四姨太太又問道：「你們老爺在家麼？」劍英笑道：「今天總統府那邊來了兩個代表，所以他有應酬去了。」張四姨太太道：「那麼你就快來罷。」劍英答應。

聲就把電話搖斷了。卽吩咐香兒去外面叫他們預備汽車。劍英到粧鏡前略整裝。就穿了皮大氅。拿了手皮夾。等候香兒進來。片刻香兒進來道。太太汽車預備好了。劍英吩咐她道。老爺或是小姐回來了。他們問我。你說我到張公館打牌去了。香兒答應。劍英卽一路出外。這時大寶正走進來。要向劍英借一個月工錢。因見劍英出去了。不知她這一出去。要幾時才回來。自己的母親在門外等着。要等她回來。不知要到幾時呢。如何來得及。因就上前攔住劍英。說道。太太。我的丈夫在人家做木匠。昨天替人家造屋。失足跌傷了。現在等錢醫治。家裏因爲沒錢。我的媽媽來和我送信。叫我和太太借一個月工錢。好給我丈夫醫治。劍英是個何等嬌傲的人。她出去有誰敢阻擋她。至於家中的僕人。是更不用說得。她要打就打。要罵就罵的。現在她高高興興的去打牌。想不到一個奶媽。竟敢來阻攔她。她早就有了幾分怒意。只因她是初來的奶媽。未便

發作。便把大寶推開道。你才來了三天就要借工錢。那裏有這般便當的事。快替我滾過去。大寶如何曉得劍英的利害。因為借不到三塊錢。恐怕不能救丈夫的性命。所以還想懇求太太。就又上前攔住了劍英道。太太你做做好事。我丈夫沒有錢醫治。就沒有命了。劍英這回真怒極了。因張公館等着自己去打牌。汽車已在門外等着。這個奶媽。敢在這裏胡鬧。她就刷的一下打了大寶一個耳刮子。喝道。好大的胆。我要去打牌。你敢攔阻我麼。又把大寶一推。大寶就跌在地上。她就出外去了。大寶那裏再敢上前攔阻她。臉上被打得火辣辣的痛。就伏在地上痛哭。香兒在旁看了。也心酸起來。陪她落了幾點眼淚。上前扶大寶起來。說道。大寶姐。你不用哭了。只怪我們窮苦的不好。處處受人家的委屈。你不知道她的脾氣。我們這裏幾個姐兒們。那個不給她打罵。受委屈的人多呢。下次你還是不與她多講的好。不要哭了。大寶受了香兒的勸慰。才止。

了哭。她因爲媽媽尙在外面等着。就揩了眼淚。來見她的媽媽。她的媽媽問道。大寶。工錢借到麼。大寶就哭了起來。她的媽媽問道。大寶。你究竟爲了什麼事。大寶道。她打牌要緊。怪我阻擋了她。她不但借錢。還打了我一個嘴巴。她說到這裏。覺得嘴巴上。尙火辣辣的痛。又用手去摸摸。那個眼淚更止不住的紛紛落下。她的媽媽看見大寶這樣子。心裏實在酸疼。眼淚也止不住的往下滴。勸大寶道。大寶。你不用心中難過了。她不肯借就罷了。你媽媽還是到別處去想法子。你好好的。在這裏忍耐了一陣子再說罷。大寶道。媽媽我跟你一起回去罷。他們有錢的人這樣作爲。我還在這裏做什麼。她的媽媽道。大寶。你還是忍耐一點在這裏罷。你要是跟了我回去。他們一定不答應。我們是窮苦的人。如何能與他們大官府的人家違抗呢。你是明白人。你好好的在這裏罷。她母女兩個正說在這裏。裏頭走出一個當差的來。向大寶道。小少爺哭了。快快去

帶着小少爺。又向大寶的媽媽道。你去罷。方才太太已經說話了。少停大帥回來。看見了我們。就要受責。說罷。把大寶的媽趕出去。大寶的媽媽一路回頭。招呼大寶道。你進去罷。直被趕到大門外。尙回頭要看大寶。但是已一路轉灣抹角。跑了許多路。那裏能覓得見呢。只得回家而去。再說大寶看着他們把媽媽一路驅逐出外。心裏難受極了。眼淚如江河一般的流下。直到看不見她的媽媽了。才回進裏面。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借工錢大寶受辱 搜金鎖小姐跌亡

話說大寶看見自己的媽媽。被他們一路驅逐出外。心裏不禁難受。眼淚如江河直倒的流下。她直到看不見媽媽了。才回進裏面去。你道桃哥究竟爲了什麼事。而造屋跌傷。原來桃哥那日和大寶在錢督辦家裏分別。被錢家那班如

虎似狼的當差逐出門外。他一路回家。心裏非常難受。幸得到了家裏。受趙大媽勸慰一番。心裏才遣散一點。次日趙大媽雖勸他在家稍事休養。但他總不肯歇。仍去工作。他晚上有空還去賣報。因爲李大哥這時已替他辦好了賣報的事情。這樣工作了兩日。還甚安適。誰知第三天早上。桃哥和一班人在工作造屋。他心裏忽然想到大寶。在錢督辦家不知如何。歎息道。金錢真是萬惡的。和萬能的。想大寶爲了三塊錢一月的工錢。就拋家棄子孤悽悽的去做奶媽。錢督辦的太太有了錢。自己養的孩子。就可以不用喂奶。這就是金錢的萬惡與萬能。他想到這裏。忽然又想到大寶和他分別時的情狀。就不覺悲痛起來。眼淚直流。他這時原是在工作着。手裏拿着兩塊長板。立在靠邊沿的樓上。這樓還是沒有造成的木架子。所以四面都無一點遮攔。只因他一想心思。就站在那裏發呆。這造屋的木架。另有一個督工的頭兒。這時正走到他的地方來。

看見他立個發呆。不知他是在想心思。只當他是立着偷懶怠工。就在他後面吆喝了一句。他這時是靜心在思想着。猛聽了這般吆喝。就吃了一驚。身子往前一栽。就跌倒了下去。連着兩塊長板一起跌下。上頭到底下。有二丈來高。倒栽的跌下。重一點性命危險。輕一點的亦難免不受重傷。那工頭看見桃哥跌下。又驚慌起來。連忙喝道。了不得。人跌下去了。快快救人呀。他這聲喝未已。桃哥已跌到底下地上。可憐頭破血流。半晌說不出話來。工頭連忙趕到底下。把他救起。送去醫院內醫治。桃哥在醫院睡下兩天。總算還無大碍。但在醫院內。在在皆須用錢。所以桃哥和大寶的媽媽商量。到大寶那裏去想法。和東家預借一月工錢。所以趙大媽才向大寶那裏去。不料大寶未借到工錢。反受了一場委屈。大寶的媽媽。從錢督辦家出來。因桃哥身受重傷。不能再遭不得意的事。所以不敢將大寶受委屈的事回醫院。告訴桃哥。就將這事瞞掉。她總算到

李大哥那裏借了三塊錢。他將這三塊錢送到醫院內。只說是從大寶那裏拿來的。桃哥睡在醫院內。如何得知此事。自然當做真的。隨安心在醫院養傷。這且不表。再說大寶。回進裏面。因為是吃的人家的飯。要替人家工作。所以仍去帶那個孩子。此刻孩子在搖籃內睡着。她就立在旁邊思想。誰知才立定了沒多時。那個孩子就醒了。大寶只得去搖他。大寶一面搖着孩子。一面想到桃哥真是可憐。她想到桃哥從高處跌下。一定是頭破血流。狂喊救命。她想到桃哥的苦處。眼淚又不禁如雨落下。又想到桃哥既然受了如此的重傷。若無錢替他醫治。真性命可危。他受了傷。就不能去做工了。家裏的吃用一切。又從那裏來呢。家裏沒有吃用。我的母親和兩個孩子。豈不也是性命可危麼。怎麼我們一家人。竟這樣苦呢。如此一想。更之如雨下了。又村道。我早知如此。不該出來做這個奶媽了。出來本要幫助桃哥的。現在反而害他了。我若不出來。也許他

不會跌傷。就是跌傷。我可以替他想法。又可以安慰他一點。現在反而不能與他見面了。連得都不能去看他一面。這個我真何必爲此呢。而又在這種不講道理的人家做奶媽。大寶如此想想。心裏更加難受。哭得更加苦了。因爲在人家吃飯。不能多哭。給東家見了。要講話的。所以大寶好像聽得外面有人走來。就強自忍住了哭。噉在這時候。搖籃內的孩子。哇的一聲哭了。大寶把搖籃左右的搖着。又騙着他。誰知這孩子。竟狂哭不止。大寶恨極了。向他道。你的媽媽那樣兇。想不到你也這般兇。你是一個兇的種子。真不錯的。大寶這般說了。就想把孩子抱起來。誰知正欠身要去抱他。却見他胸面前。掛着一把金鎖片。心裏就一動。大寶想我現在要沒有錢拿回去。我一家子都不得活命。猶其是桃哥沒錢醫治傷痛。就沒有性命了。孩子胸前這個金鎖片。我要將他拿回去。就能救了一家的性命。我何不將他取下。等我媽媽再到來。叫她拿回去。當幾個

錢用一下再說。好得這孩子。總是我帶着。諒想太太一時也不會看出。等得日後我支了工錢。拿去取回來。仍替他掛上。豈不很好麼。大寶如此一想。就生了取這鎖片的心。但她自出娘胎。不曾做過這樣的事。她還沒去拿。心裏就先害怕起來。她心裏又想不拿了。只是一想到桃哥在醫院內。等錢去醫治。又想到母親和兩個孩子。在家裏無錢生活。只得仍逼着要做這事。她就放大了胆。要動手去拿。又恐怕有人走進來。若是給人看見了。非是小可的事。是以又止住了。她即回頭向四面張望了一回。看看沒有進來。就想動手了。忽然又恐怕有人在外張望。即走出去向四面看了一下。見無人的影跡。她這才回進裏面動手。就把小少爺從搖籃內抱起來。在她頸上。把金練和金鎖片取下來。然後又把小少爺放在搖籃內。她幾時做過這種事的。她的身體和手足都抖戰不住。她正把金練和金鎖片放在袋內。只聽有人喝問道。奶媽你在這裏鬼鬼祟祟。

的做什麼。這一聲喝。如一盆冷水在她的頭上倒下。她混身都嚇得發冷了。卽把手連忙在袋內取出。抬頭觀看。原來是錢小姐在房門外喝着問她。你道錢小姐如何來在門外喝着問她呢。只因大寶先前到門外去張望之時。錢小姐正從外面回來。只因遠遠的見奶媽在門外鬼崇着張望。她心內就疑心。隨閃在旁邊觀看。常說做賊心慌。大寶出外張望鬼鬼崇崇的不曾留心遠處。是以不會看見小姐。錢小姐等大寶進內。她因爲心內疑心。所以卽跟着到來在門外張看。這時大寶正取了金鎖片在手。抖抖戰戰的往袋裏放。所以被她發見了秘密。錢小姐既見她把金鎖片放在袋內。就在外面喝着問。且說大寶一看見錢小姐在外面喝着問。心裏就格外驚慌。卽把手在袋內伸出。望着錢小姐道。我不做什麼。錢小姐已跑進房內。把小少爺面前一看。向大寶道。你好大的胆。做的好事。還不拿出來麼。大寶急昏了。連連說道。我沒有拿什麼。小姐就要去她

袋內搜尋。只見她的衣袋外面。尚有一鐵金練拖出。大寶却揪住衣袋。不給她搜查。小姐強自在她袋內。把金鎖片和練條取出。拿在手中。向大寶道。好你竟敢做賊。偷小少爺的金鎖片。喊警察去。一定要辦你。她說着。即向外走。大寶却急傷了。上前拖住小姐。不放她走。兩人扯扯拉拉的一路出外。不料錢小姐用力過猛。向前一撲。跌在一張機下。那機受了振動。上面有一隻花盆。落到地上。却打在小姐的頭上。因此把錢小姐打死了。這也是湊巧的事。大寶尚不知錢小姐已被打死。還嚇得在她身旁。連聲呼喚小姐。喚了一陣。看看小姐不會動了。才知已被花盆打死。這一嚇真是非同小可。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抓兇犯收禁軍務處 寄黨書送藏桃哥家

話說大寶看見錢小姐不會動了。才知她已被花盆打死。知肇天禍。吃驚不已。

便連連呼喚小姐。小姐這時外面香兒和僕婦等人聽得裏面聲息甚亂。便到裏面觀看得知小姐已死。個個吃驚。一會兒功夫。錢督辦家裏上下等人。都得知了。隨一面打電話給老爺。一面打電話給太太。這時劍英正在張公館打牌。得了這個消息。就吃了一驚。同在打牌的一班太太們。個個奇異。俱道一個奶媽居然敢打死小姐麼。劍英就立刻站起身來。停了牌局。要回公館。衆位太太自然也不能阻攔她。劍英先在張公館打了一個電話給老爺。叫錢督辦立刻派人把奶媽抓去槍斃了。她打了電話以後。即坐汽車回了公館。再說錢督辦正在督辦府衙內辦公。這時尚有總統府的兩個代表同座談着話。他忽然得了這個電話。心內驚異。在電話中向劍英道。一個新來的奶媽。竟敢打死小姐麼。竟有這樣的事麼。我知道了。立刻派人來抓她。就把電話搖斷了。掉過身來向總統府的兩個代表道。奇怪得很。一個奶媽竟敢打死小姐。總統府的兩個

代表說道。這個奶媽一定是革命黨的暗探。不然萬無這樣的胆量。老師這件事情。你要細細審訊才是。恐怕裏頭還有別的緣由。錢督辦點頭道。我心裏也疑是這樣。他隨即搖了一個電話。到軍務處。給軍務處長。叫他立刻派人去抓人。收押審問。這個軍務處長。就是劍英的父親趙大。上回書中已交代過。且說趙大接着錢督辦的電話。也很奇怪。在電話中道。怎麼奶媽敢打死小姐。麼那邊錢督辦道。怕的她是革命黨的暗探。趙大道。對的。對的。現在各地都有革命黨鬧事。我把她抓來先為訊問。如果確有革命黨的關係。再請老師親自審訊。說到這裏。那邊電話已搖斷。趙大隨也把電話搖斷了。他就立刻派了幾個武裝兵士。到錢督辦家裏把大寶抓了到來。趙大略為將她訊問道。你為什麼竟敢打死小姐。你一定是革命黨的暗探。遂吩咐兵士道。把她押去收禁。兵士一聲答應。就把大寶拖了走。大寶狂喊高叫道。老爺你救救我罷。放了我罷。可憐

我家內尚有丈夫。老母。兒子。你把我押了。他們就要都沒有命了。小姐實在不是我打死的。她自己撞在機上。花盆落下把她打死的。因為我的丈夫在人家做工造屋。在高處跌下。受了傷。沒錢醫治。我的媽媽叫我向東家太太預借一月工錢。誰知太太打牌要緊。窮人的性命不要緊。不但不給借工錢。反打我一個嘴巴。我因為沒有錢。丈夫就沒有命。所以就把小少爺的金鎖片取下。想把他當了借用一下。不料給小姐看見了。她要去喊警察。我央求她不要喊。她要緊的跑。不知如何。向前一撲。跌在機下。機上有一隻花盆。落下打在她頭上。把她打死了。這是她自己跌死的。不是我打死她的。冤枉呀。大老爺你要救救我呀。趙大道。糊說。你打死了小姐。還要抵賴麼。非把你抵她的命不可。大寶還想再要懇求。那兵士已不由分說的把她拖了去。大寶雖然想掙脫。但如何能掙得脫呢。早被押着前去。大寶這時叫天不應。叫地不應。只得被他們押着前去。

收禁在牢內。再說大寶的母親。次日卽得到了大寶的消息。在家哭得眼眼發腫。立刻就想去。看大寶。但是她是一個孤老太婆。不懂得外面的市面。連得東南西北。多不大認得清。你想她怎麼能覓看到大寶呢。所以她連日在外奔走。多無頭緒。所以她只得連日在家傷心而已。她在桃哥面前。也不敢提起。因恐桃哥傷心。這事忽忽的已有了半個多月。桃哥傷痛的已稍好。此時已由醫院內到了家內。在家養息。家內的家用一切。多虧李大哥維持。桃哥心裏真是非常感激李大哥。大寶的母親出外打聽大寶的消息。總是瞞着桃哥。不是早上出去。就是下午出去。在桃哥面前。只說去替人家做針線。所以桃哥不疑。她昨天已打聽得大寶的消息。所以今天一早。替桃哥煮了飯。就去看大寶。她囑咐桃哥道。今天我恐怕不回來。午膳你先吃。就是囑咐以畢。便出去了。且說桃哥見趙大媽出去了。便坐在一張舊籐椅上。憩歇。忽見李大哥挑了一担卷心

菜。就起身招呼他道。李大哥你怎麼賣菜了麼。李大哥搖搖手叫她不要做聲。桃哥不知他是什麼意思。就不敢再問。李大哥回身向四面看了一下。見沒有人。就在菜担內取出許多的書來。李大哥就到桃哥的耳邊低低說道。這是革命黨的書。因為現在革命黨已到了南京。這裏搜查這種書很利害。我家裏很多。所以送些來給你。日後你可以把這書就便賣與看報的人。桃哥拿了一本看。是三民主義。說道。我立刻就去。我現在也有許多主顧。李大哥道。等你養息。養息慢慢的再去。桃哥道。你既已替我介紹入革命黨。我也是革命黨一份子。日後我把這書送與他們看。就是也盡我一點革命黨的義務。李大哥道。這樣也好。你好好的養息身體吧。但是你送這書與人的時候。千萬秘密一點。現在外面的風聲甚緊。說過了桃哥就把許多的書放在床下去藏着。李大哥也告辭去了。桃哥在家沒事。就把門關起來。讀三民主義。這且不表。再說大寶的母

親趙大媽。一早出外。在街上向人詢問軍務處的所在。一路摸着到來。總算她慢慢的摸到軍務處衙門外面。但是她雖然摸到軍務處的衙門了。而在門外不得進內。也是沒有用。這衙門口有四個守門的兵士把守着。那守門的兵士喝着問道。你這個老太婆。鬼鬼祟祟的在此張望那個。趙大媽就乘機上去向他們求道。我到這裏來張望我的女兒大寶。求你們各位老爺。可憐我們母女。放我進去看看我的女兒。一個兵士道。嚇。這裏是軍務重地。怎麼好放你進去。你不要是革命黨的暗探。快快滾過去。再要在此嚕囉。就把你抓了。趙大媽道。我不是革命黨的暗探。我是來看我的女兒的。還有一個守兵向先前說話的守兵道。老大你講這話。真沒資格。真沒腦筋。她這樣的老太婆。怎麼會是革命黨的暗探。雖然革命黨的暗探甚多。也有老太婆充當的。但決不會像這樣的老太婆。這樣的老太婆。她會是革命黨的暗探嗎。你和她多講什麼。叫她走就

是了。那個守兵就不做聲了。他又問趙大媽道：你找誰呀？趙大媽道：我要看我的女兒大寶。守兵道：你的女兒大寶不在這裏。這裏是軍務處。她怎麼會到這裏來呢？你一定是弄錯了。還是到別地方去找罷。趙大媽道：我打聽明白了來的。她是在你們軍務處這裏。守兵道：我們軍務處向來沒有女人的。你的女兒是什麼人？趙大媽聽這個守兵一說，心裏才明白，原來自家說話太簡單。我與他們素來不認識。我只向他們說找大寶。他們曉得大寶是誰呢？我就是告訴他們。大寶是我的女兒。他們也不知道呀。趙大媽如此一想，才地話說明白了。向守兵道：我真是急昏了。話都不會說了。我方才說得太不明白。所以難怪你們聽不懂了。我的女兒大寶就是錢督辦家裏的那個新奶媽。她實在是冤枉的。小姐實在不是她打死的。現在被錢督辦押在這裏。我是來看她的。老爺們請放我進去罷。守兵道：你就是要看她麼？這件是辦不到的。因為她是個要犯。

上官沒有命令。我們不能做主放你進去。你在這裏求也是沒用。還是快快去罷。趙大媽見不肯放她進去。就跪下來向幾個守兵磕頭懇求。守兵拖她起來。道：你磕頭也沒有用。上官沒有命令。我們萬不能放你進去的。趙大媽見守兵不肯放她進內。就自己往內跑。跑不上幾步。就被守兵抓回來。守兵把她拖到衙門外。放下她。她又向裏跑。她如此跑了幾次。都被守兵拖出衙門外去。趙大媽一心要進內看女兒。所以仍想往裏跑。忽有一個守兵把她拖在旁邊。喝道：處長來了。不准胡鬧。趙大媽回身觀看。却見來了一輛汽車。在衙門前歇下。從汽車內出來一個生得面團團穿馬褂長袍的老爺。趙大媽心內就想過去求這個老爺。心裏正在這裏想着。那個老爺已走到面前了。他向守兵問道：這個老太婆是什麼人。在這裏做什麼事。趙大媽聽了他的聲音。不覺吃了一驚。好像是大聲氣。抬起頭來把他仔細一看。不是趙大是誰呢。趙大媽真是悲

喜交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十回 軍務處夫婦巧逢 會客廳骨肉團聚

話說趙大媽見這個處長老爺。就是棄了自己娘兒們在外已久的丈夫趙大。心裏不覺悲喜交集。悲者是這個趙大。他在外做大官。而棄自己娘兒們在家受苦。喜的是丈夫做了大官。今日在此相遇。大寶有獲救的希望。她當時就向趙大問道。你不是大寶的爸爸嗎。趙大也看出是她。因為面子要緊。不等她把爸爸兩字說出來。就止住她道。你這個老太婆不准多說。你有什麼冤枉的事。情。可以向我面對面說。趙大媽心內明白。因為顧全他的面子。也就不說了。趙大向守兵道。看這老太婆一定都有什麼冤枉。你們把她帶進去。讓我細細詢問。那幾個兵士就把趙大媽帶到裏面。守兵退出去。趙大又叫衛兵把她帶到

自己辦公室內。然後又叫衛兵退去。又叫辦公室內的當差把門都關了。退去。趙大這才向她開始談話。先問趙大媽爲什麼到這裏來。趙大媽先將經過說了一番。然後責問趙大爲甚麼在外多年一點沒信息。趙大道。出外多年。不知家內的消息。所以也不寫信了。因爲恐寄信你們也收不到。到不如不寫好的了。趙大媽然後責趙大無義。趙大巧言辯脫。趙大媽又要趙大放出女兒。趙大道。這件事情鬧得太大。只好放着慢慢的再說。二人說到這裏又談了一些過往的事。此時趙大媽已知二寶就是錢督辦的太太。心裏自然也歡喜。但因此又想起大寶的苦楚。不免又向趙大算舊帳。趙大道那許多事。現在都可不必提了。爲今之計。在我的意思。還是叫二寶與我給些錢與你。你帶了女婿到鄉下去享福的好。至於大寶的事情。你也不必問了。譬如你當初少生一個女兒。就算了。如果救得就更好了。趙大說罷。在身上取出一卷鈔票。遞與趙大媽。又

說道：你如果一定要在這裏出面及搭救大寶，不但我這個官職保不住，就是二寶的太太也保不住。二寶也是你的女兒，你就是現在不出面，日後我也要想法叫你出面，並叫你們母女見面。趙大媽接過鈔票，點了一下，約有五百元的模樣，心裏不覺勃然大怒，把一卷鈔票丟去，趙大的頭上飛得趙大滿頭滿面的，落在地下，說道：你的官職要緊，窮人的性命就不要緊，你要不依我的話辦事，及不想法把大寶救出來，我與你絕不甘休。一定要和你拚老命，及到外面去替你宣揚。二寶大寶她們是同胞姊妹，總有一點情分的。難道就不幫忙麼？趙大聽她這般講，心內吃驚，連連縐眉道：你聽我的話，慢慢發急，現在我只有一個法子，我打電話把二寶叫來，只說叫她來陪我吃飯，讓你們母女見面。你們有話自己談如何？趙大媽道：這也用得。趙大就打電話去喊二寶，又叫當差的預備一桌酒，不一會兒功夫，當差的進辦公室來道：小姐來了，在那邊客

室內候着。趙大叫趙大媽且在辦公室等候。他卽走過去。二寶道。父親你今天怎麼一定要我來陪你吃飯。趙大不做聲。吩咐當差的道。你把辦公室那個喊冤的老太婆帶進來。當差的就去把趙大媽帶了來。二寶心裏真弄得不明白。趙大又吩咐當差的去到監內。叫他們把三十二號的女犯人帶來。當差的去了。片刻又把大寶帶了來。趙大又吩咐把預備的酒席搬進來。酒席搬到了裏面。又吩咐當差的出去把門都關緊了。這時二寶問道。父親你莫不是要替那個打死小姐的奶媽說情嗎。趙大便說道。二寶現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這個老太婆她就是你的生身之母。只因當初我帶你出外的時候。你還小。所以你不知道。今天她來喊冤。才遇見那個打死小姐的奶媽。還是你的同胞姊妹。二寶把趙大媽一看。那裏看得起她。立刻說道。父親今天你莫非吃醉了酒嗎。她會是我的母親麼。我會有這樣一個母親麼。你真是講的什麼。趙大媽道。二寶

我記得你小時候。右膀子上還有一條紅印。二寶心裏一楞。原來右膀子上。却有一條紅印。如今尙在心裏就有點相信了。趙大媽繼續說道。這條紅印是你爸爸打的。只因你小時最是玩皮。你的爸爸燙了一壺酒。放在桌上預備要吃的。被你爬上桌拿來打翻了。酒就是爸爸的性命。他就拿了一根鉄杆子燒紅了來燙你。我不給他燙。他恨極了。就連我也打。一杆子打在你的膀子和我的膀子上。當時都被打得燙起火泡。後來好了。結的蓋去了。就成一條紅印子。這條紅印子現在尙在那個時候。你還甚小。你一定也記不得了。你不相信。你來和我驗一下子就知道了。二寶此刻已有幾分相信。眼內落下眼淚。就走過來與趙大媽驗看。却能相合這條痕路。果然是當初用火杆打得燙成這樣的。趙大媽道。二寶你現在做了官太太了。那裏還記你的苦命的媽媽。趙大媽說過了這句。眼淚直流。二寶就伏在她懷內痛哭。親親暱暱的叫了一聲媽媽。趙大

媽就過去叫大寶過來與二寶見面。向大寶道：大寶你去見見你的妹妹。大寶却不肯過去。趙大媽接連勸她拖她都不肯過去。她說道：她是有錢的太太。我怎麼去見她呢。她說過了這話。忽然狂笑起來。高聲說道：想不到今天。我還有這樣一位做官的爸爸。又有這樣一位官太太的妹妹。我真想不到呀。她說過了又狂笑不已。趙大媽恐她是過嚇了的緣故。便百般的勸慰她。原來這是一時神筋激動的緣故。趙大媽道：大寶你不要嚇。現在有的爸爸和你的妹妹救你了。趙大在旁道：並沒有說救她。不過把你我見見面的。她這樣子我一定不得放她。趙大媽立刻道：大寶你不要嚇。他不放你。我一定和他拚老命。隨硬把大寶拖到酒席旁邊。叫她坐下。二寶斟了一盃酒。送與大寶。叫道：姐姐吃酒。姐姐吃酒。一連叫了許多聲。大寶老是不答應。趙大媽在旁邊對他道：大寶。妹妹叫你。你答應她吧。大寶。妹妹叫你。你答她吧。一連勸了許多聲。大寶老是不

答應。趙大媽只得在二寶手內把酒接過來。送到大寶口邊。說道：大寶，你妹妹叫你吃酒。大寶才喝了一口。趙大媽放下孟子。大寶忽自己舉盃狂喝。把一大盃酒都喝盡了。就醉了。忽然掉轉身坐了。用手摸了一下嘴巴。說道：有錢的人多威風。打牌要緊。窮人的性命就不要緊。不借錢。還要打人家一個嘴巴。還是有錢的人的行爲麼。趙大媽勸道：大寶不要講了。你妹妹已知道錯了。大寶道：她爲什麼做官太太。我爲什麼這樣苦呀。說着就哭了。趙大媽道：她自小就跟你父親出來。所以做了官太太。你是跟着你的苦命的媽媽。所以這樣苦。大寶道：爸爸當初爲什麼帶二寶出去。不帶我去。趙大媽道：只因你帮着我在田裏做活。曬了太陽。受的熱毒。生了一臉的瘡。你的爸爸說二寶生得好。帶她出去。有出息。你生得一臉的瘡。帶出去。就倒霉了。大寶冷笑道：爸爸真是好良心。我帮着做活。生了熱瘡。就不帶我出去。我到要向爸爸算舊帳了。爲什麼在外

十多年不寫一封信回來。把我們娘兒兩個丟在家內。靠何生活。這個是爸爸應當做的事麼。趙大媽道。這也難怪他。他在外面私販洋槍。奔走甚忙。怎會想到我們呢。趙大在旁聽繙眉。喝道。不准多說。大寶又向二寶道。妹妹他現在雖然做了官太太。但是我替你想想。也是很可憐。爸爸爲什麼不將你把個好好的。人家要把你嫁給錢督辦。錢督辦家裏不是你一個女人。他的女人是很多的。而且年紀也那麼大了。就要保險他老而不死。萬一有一個長短。你下半世又靠誰呢。所以我勸你。也要乘着這個時候。手內多抓起。幾個錢來才好。二寶聽了這話。也就哭了。說道。姐姐你講的話。一點不錯。我的爸爸當初將我嫁給錢督辦。他那裏是爲的我。是爲的他自己。要做官呀。現在我明白了。姐姐我一定要救你的性命。趙大聽她姊妹兩個這樣說。都是怪到自己的不好。不覺繙眉。向二寶道。你要救他。我不答應。如果救了她。不但我的官職保不住。你的太

太也保不住。二寶不做聲。低頭思量了一會道。我也顧不了許多。待我去見大帥。就向大寶及趙大媽道。姐姐。母親。你們和我一同坐我的汽車一起回去吧。趙大道。二寶凡事總要你細思量才好。在我的意思。還是我們父女兩個多給些錢與他們。讓她們到鄉下去享福的好。二寶道。父親我現在一定照這樣辦了。你也不能干預我。雖然你是我的父親。是軍務處長。但是我還是大帥的太太。父親我們要一起走了。對不起你了。她說罷。帶了趙大媽。和大寶。出了軍務處的客廳。一路向外。八個衛兵。把她們母親三個。前護後擁的送上汽車。直駛而去。這時軍務處的客廳上。只留下趙大一人。冷清清的立在那裏。頭向外。看着發呆。這一段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待日後有相當的機會。當再續撰一部。本書已告終結。

民國廿三年五月初版

不許翻印

---

電影小說  
姊妹花 全一冊 定價五角

撰述者 丹徒陳慕陶

出版者 電影小說社

發行者 明義書局

總代發所 漢口民益書局

漢口統一街民權路口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82

752947